



裁军审议委员会

第二六六次会议（复会一）

2005年7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罗先生 （塞拉利昂）

主席缺席，代理主席沃希多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主持会议。

上午10时15分开会

选举主席和其他官员（续）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代表们所知，本委员会组织会议于2004年12月暂停，因为当时主席团空缺职位，包括主席职位尚无提名人选，我们也未能就委员会2005年实质性会议议程上的两个实质性项目达成协议。

在2004年12月的组织会议上，委员会委托我以副主席身份行使代理主席之职，直至各区域集团提出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团候选人。

虽然磋商仍在继续，但是非洲集团已经通知本人，非洲集团提名塞拉利昂常驻副代表西尔维斯特·罗大使为本委员会主席。我还收到东欧集团提名保加利亚的玛丽亚·帕夫洛娃·卓卓尔科瓦夫人为本委员会报告员。我的理解是，委员会成员基本上同意，这两名代表应当选今年委员会主席和报告员。

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候选人或反对意见，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愿意选举西尔维斯特·罗大使为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帕夫洛娃·卓卓尔科瓦夫人为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员？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祝贺西尔维斯特·罗大使当选本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帕夫洛娃·卓卓尔科瓦夫人当选委员会报告员。

现在我请主席主持会议。

主席主持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深感荣幸，委员会成员信任并选举我担任裁军审议委员会这一联合国重要裁军机构主席。正如他们清楚地知道，本机构目前正面临困难。但是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定能克服现在存在的问题，完成委员会工作。

我还要表示，我诚挚地感谢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阿利舍尔·沃希多夫先生过去几个月担任委员会代理主席，与各区域集团积极磋商。

我要通知各成员，现阶段，亚洲国家集团已经提名乌兹别克斯坦沃希多夫大使为委员会副主席。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同意选举阿利舍尔·沃希多夫大使为代表亚洲国家集团的副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回顾指出，2004年12月22日，我们在组织会议第一部分会议期间从亚洲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国家集团选出了另一名副主席即大韩民国的 Lew Kwang-chul 先生。

我要向已经当选的主席团成员表示祝贺。我期待与他们密切共事。

与此同时，我要遗憾地指出，对我们主席团的六个空缺职位还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其中包括来自非洲集团的一名副主席、来自东欧集团的一名副主席、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的两名副主席，以及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两名副主席。我要再一次以指定主席的身份提醒这些区域集团，我已经规定上星期三是提名的截止日期。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些人的名单。我请各区域集团尽早提出各自的候选人。

不幸的是，我们未能就裁军审议委员会 2005 年实质性会议的两项实质性议程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没有公布委员会 2005 年会议议程。委员会各位委员刚才已经听到，我们还没有得到若干区域集团对主席团成员的提名。

在非正式协商期间，我已经听到了关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开展工作的许多建议，虽然这些都不是具体的建议。我们目前面临着十分严重问题。如果各位成员许可，我要发表几点意见。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在过去几个月期间，其实是在理所当然处理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第一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结束其工作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些事件，表明裁军再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今天的情况显然是，就裁军审议委员会而言，它或许正在进入一条死胡同。本委员会是大会的附属机构，而有意进行改革的代表希望看到大会能得到加强，但委员会现在似乎正在向大会和整个世界表明，它或许没有能力执行本身的任务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都知道本委员会是如何设立的，也知道为什么要设立本委员会；我们也确切知道，本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第 59/105 号决议只是提醒我们，本质上，委员会应该就具体的裁军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并提出

具体的建议，我重复建议这个词。不管我们称之为战略或指导方针或战略和指导方针，它们都是建议。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正式协商过程中，并在听取了各会员国及其各自集团的意见之后，我提议我们就“建议”一词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我从第 59/105 号决议中挑选出来的提议。

我认为在这一时刻，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本委员会具有普遍的性质。委员会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而不仅仅是由少数会员国组成。它不是特设委员会。它是审议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它不是为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而进行谈判而设立的机构。我们是在这里进行审议、讨论并提出建议。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我认为我们不必回顾 1978 年的任务规定。如果赋予我们使命的决议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墨西哥已故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今天在这里与会，我确信他会完全同样地告诉我们这一点，那就是本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是对各项文书进行审议，而不是对之进行谈判。

我强调这一点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尊重各会员国对于这里或那里可能对其外交政策具有政治意义的某一个词所表明观点，但为了有利于多边主义，我们还必须负起职责，履行交给委员会的职能。裁军机制还有另外几个部分——第一委员会、秘书长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种政府专家小组，这些部分目前都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一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重要主题。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也是这一机制组成部分的裁军事务部的作用。每个部分都必须履行其本身的具体职能。

我认为，无论委员会是否能为实质性会议商定一项书面议程，我们都必须铭记，在大会堂的墙外，裁军议程是十分活跃的。这是我们所代表的各国人民的心声所在，这些人是核武器和使用伤害人身武器的受害者。数以百计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正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期销毁核武器和其他战争武器，确保不仅是各位代表和政府的安全，也确保我们整个人类大家庭成员的安全，它们的工作明显体现了裁军议程。

在这一时刻，我希望指出，由于我们刚才述及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议程，连主席团也没有组成。我要请问各位成员：请让我知道我们现在该何去何从？

现在我请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发言。

阿部先生（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为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裁军事务部与秘书处其他部门一起，将与你通力合作并予以最充分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委员会 2004 年会议主席格鲁吉亚的列瓦兹·阿达米亚大使，因为他作出了辛勤努力，争取就委员会的实质性议程达成一致意见。

我去年在委员会表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有时是令人担忧的挑战。这些挑战之一是对裁军的进展表示关注，同时出现了有扩散的危险，恐怖主义分子有可能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每天出现的因小武器造成众多人身伤亡的悲剧。这些挑战依然需要我们予以充分重视。此外，我们最近还看到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处于僵局的情况。

但是我坚决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采取紧迫行动的更进一步的理由。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成为有效的决策者。我们周围的世界决不会无所作为，我们也不应该无所作为。

鉴于这些理由，我对委员会今年面临着同样僵局的事实深感遗憾。除非可以就实质性议程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会面临不得不完全取消或推迟举行 2005 年实质性会议的真正的危险。

各位成员记得，委员会近来的工作情况远远不如人意。最近的事态发展是对多边裁军机制的进一步考验，而这种机制的效能一直是我们大家都极为关注的事项。作为这一机制组成部分的裁军审议委员会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是大会的一个审议机构，而如主席所述，其任务是就具体裁军问题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因此，我促请所有成员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并

重新考虑各自的立场，使委员会得以就实质性议程项目早日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国领导人不久将在纽约聚集一堂，对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A/59/2005）作出回应，因为该报告载有重要的裁军和不扩散内容。

有鉴于此，我诚恳希望委员会今年将能够就实质性问题开始进行有意义的审议，从而表明它具有持续不断的潜力，成为讨论裁军问题的重要的有活力的论坛。我完全同样地感受到主席所表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因此我最后要吁请各位成员作出妥协，为委员会确定一项实质性议程。

拉赫缅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当选为裁军审议委员会 2005 年会议主席。我们将信赖你干练的领导能力和过去在裁军领域的经验。

主席先生，我现在代表不结盟运动作简要发言，以此对你的意见作出回应。

主席作出了努力，争取就裁军审议委员会今年实质性会议的议程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对此，不结盟运动依然表明它采取建设性和灵活的态度。我们还要重申委员会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一个多边审议机构，其职能是就裁军领域各种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并落实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各次特别会议的有关决议和建议。

各位成员记得，按照第 59/105 号决议和第 52/492 号决定，不结盟运动于 2005 年 7 月 5 日就议程项目提交了新的提案，供裁军审议委员会在非正式协商中审议。我们的提案得到讨论，主席根据讨论的结果，于 2005 年 7 月 6 日提出了一项提案，不结盟运动认为这项提案是就议程项目达成共识的良好框架。

2005 年 7 月 8 日，主席主持了几次非正式协商，不结盟运动在协商期间再次表明了灵活态度，提交了

一份有关讨论核裁军议程项目的备选提案，该提案载于主席先前的建议之中。我们关于核裁军问题的最新提案没有遭到反对，只是有一个代表团要求进一步与本国首都进行讨论。但不幸的是，委员会在协商期间未能得出任何结论。

主席先生，我们要通过你要求将我们关于议程项目的提案作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利塔夫林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当选为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你可以指望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我们充分赞同现已作出的评估，我们也理解委员会目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不幸的是，这些困难很多。我们认识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期间出现的种种障碍，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在日内瓦面临的种种问题，也认识到第一委员会在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副秘书长说得对，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联合国范围内目前正在讨论裁军事项的方式这一整个问题进行思考。

我们原则上愿意采取灵活的非对峙的态度，并依然愿意继续讨论许多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同意保留以下议程项目：建立信任措施和有关核裁军与不扩散的建议。关于诸如裁军机制等等其他问题，我们需要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就议程达成协议，我们不会反对暂停会议，以便争取找到解决办法。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们不应等到明年的实质性会议再从事实质性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提出的问题是“裁军审议委员会现在何去何从？”我是在迄今未商定议程的情况下提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团问题是我们各种问题中最不重要的，它可以得到解决。在没有议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敢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我们举行最后一次非正式协商后，各代表团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需要各成员告诉我，我们在目前阶段应该怎么办。

在没有人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的情况下，我想问各成员：它们是否考虑要求主席就我们下一步应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或提案。

我认为沉默已经响亮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愿意授权我就我们下一步应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没有任何成员建议——至少没有直接地建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成员向我提议说，我可以做些什么，也没有任何成员授权我提出建议。因此，我提议现在休会 10 分钟，之后再复会。

没有人反对，现在暂停会议。

上午 10 时 45 分会议暂停，上午 11 时 0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没有人就我们现在何去何从提出任何建议，我作为主席寻求咨询。我寻求咨询和权力或授权，以提出有关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休息片刻的原因。

让我再问一次：我是否有权或授权就我们下一步应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

拉赫米安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在先前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时所指出的，我们提出的有关两个议程项目的提议摆在桌面上。主席先生，如果得到你的允许，我将重申不结盟运动关于这两个议程项目的提议。

关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关于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所有方面的指导原则和战略，以实现核裁军目标”。

关于议程项目 2 “常规武器领域中切实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这是最新提议，是我们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最近磋商期间提出的。

我现在谈谈第二点。首先，我要表示感谢分发了该报告草案。然而，我们对关于结论和建议的第四部分有一些问题要问。

主席先生，你是否能够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结论和建议下的 3 个或 4 个项目或段落出现在该报告

中？我们认为这是预先判断裁军审议委员会作出的结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让我回答印度尼西亚代表所作的发言的第二部分。代表不结盟运动的他和其他人参加了我们的非正式磋商，我们大家都知道情况如何。必须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我要说，反映在报告中的东西（我们稍后将审议该报告）并不预先判断任何东西，报告尚未最后敲定，它只是一个草案，我们甚至没有达到讨论草案的阶段。这不是一项决定。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当然，我认识到，分发该草案可能在我们许多人的头脑中造成某种印象，但是我要建议，我们应推迟对该草案的讨论，直到我们要讨论本次会议的该议程项目为止。

关于印度尼西亚代表刚才提出的提议，即不结盟运动提出的提议，我并不认为所有代表都有该文件的影印本。确实，在我们进行非正式磋商的最后一天，并且在没有就我刚才向会员国分发的带有方括号的草案达成共识——当时美国和不结盟运动未能就删除或试图促成删除某些方括号、特别是关于有关核裁军的议程项目的方括号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提出了新建议：一项关于核裁军的建议，一项关于常规裁军的建议。

各位成员可能记得，我们广泛讨论了关于核裁军的建议。该建议内容如下：“关于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各个方面、特别是关于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建议”。

出席那次会议的代表将记得，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关于核裁军的该段第二行增加一个字，但另一个集团反对这样做。一个代表团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休息了数分钟，但是当我们回来时，所进行的讨论并不是关于作为休息焦点的议题。我认为，一个代表团指出，我们暂停会议是为了解决关于那个字眼的问题。

接着，印度尼西亚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了一项提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刚才代表不结盟运动所重申

的建议。在现阶段，让我们开始讨论会议中出现的这一新的事态发展。

勒德尔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征得你的同意，我要重提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尽管正如你说，这也许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主席团问题。

乌拉圭目前是6月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团主席。我愿确认，上月我们区域集团核准玻利维亚和牙买加为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候选国。遗憾的是，似乎出现了一些行政方面的混乱，因此诸位没有得到有关此事的通知。但我们愿明确表示，玻利维亚和牙买加获准代表我们区域集团参加审议委员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注意到乌拉圭代表的发言，我们稍后将处理该问题。

加拉·洛佩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祝贺你的当选。请转达我们向其他主席团成员的祝贺。

主席先生，关于你最近的说法，主要是有关最近非正式协商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愿回顾，正如印度尼西亚代表已经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我们有关核裁军的最后一项提议没有受到任何代表团的反对，尽管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代表团，即美国代表团，表示它需要请示其首都。这是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关于至少在核裁军问题的现状方面的理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认为，显然在我提出的核裁军提议方面没有取得共识。在讨论我的提议的单独协商之后不结盟运动在该次会议上提出的提议——具体来说，就是是否要在我的核裁军提议结尾处加入“以及不扩散”等字作出决定——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的结论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共识。

不结盟运动也提出一项核裁军提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刚刚提到它。根据古巴代表的说法，没有人反对该提议。但事实上，有一个反对。如果有一项反对，那么便不是共识。

同样，我提出的核裁军提议也收到一个反对，仅仅一项反对。事实上，已经到了我举起棒槌准备敲下去，因为当时鸦雀无声，我以为我们成功了。突然一个代表团表示怀疑，然后同样是不结盟运动表示不同意见：不结盟运动感到“以及不扩散”等字不应该出现在我的提议的末尾。联合国建议——我认为它是代表欧洲联盟——我们应该暂停会议一段时间，解决该具体问题。当复会时，没有人发表意见。换言之，在我看来，似乎删除或加入“以及不扩散”等字的问题或者没有得到讨论，或者被放弃了。不结盟运动提出其提议，一个代表团指出它必须商讨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实现共识。

在目前阶段，我不知道重申非正式协商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是否有任何意义。我谨建议，本着共识、合作和多边主义精神和本着我先前的发言和副秘书长的发言的精神，以及为了履行我们作为审议委员会成员的责任，我们集中精力做好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

事实依然是：无论在非正式协商中发生了什么，没有实现共识。如果存在共识，至少现在应该有议程。我再次强调：我的第二项提议，即题为“在常规武器领域的现实建立信任措施，包括核查机制”的妥协建议没有得到讨论；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它。我原以为我们应该从核裁军开始逐渐分步骤地向前推进。有代表团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我们批准第一项提议，那另一项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将两项提议作为整体一道处理？我说，我原以为我们至少应该在第一项提议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布拉瓦科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很高兴再次与你共事。允许我祝贺你和整个主席团的当选。

的确令人感到灰心的是，我们年复一年原地踏步，也就是说，在议程上没有达成一致。普遍性原则有助益合法性，但最终，我认为合法性取决于一个国际机构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在此基础上，我愿指出裁军审议委员会目前处于无望状态。

我发言只是要问一下我们目前是否进入了以下这种局面，即我们将在这次正式会议上继续7月8日开始的有关议程的非正式磋商。如果的确如此，美国没有反对意见。但我们要就有关议程的新提议提出一些建议和有关主席的提议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因此，主席先生，美国听你的指示。如果我们将这样做，请通知我们。今后我还会再次发言，我们可以开始逐条讨论你的提议。我们还有一些更多的建议。

沙马先生 (埃及)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你在最近数周举行的协商期间所作的努力，尽力就两项实质性议程项目达成共识。

然而，让我首先指出，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你在介绍性发言中所说的一些话表示不同意见，即裁军处在十字路口上。并不是裁军处在十字路口上；而是裁军领域的整个多边努力处在十字路口上，原因很简单，即有些人打算或希望要否定他们曾经同意的承诺和义务。

主席先生，我认为，而且许多其他代表团也会同我一样认为，我们在多边裁军领域的工作正在逐步进行：我们在过去成就基础上继往开来。因此，我们一旦否定过去的承诺，就更难以取得进展。

同样，阿部副秘书长提及的问题也适用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大会。我们在那里所目睹的情况只是我刚才所述问题的一个极端范例，即没有履行以前的各项承诺和义务，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宣读了不结盟运动的最新提案，我们已在上次非正式磋商中对此加以讨论。我们记得，除了其中的一个内容外，与会各代表团都赞成这项提案——而这个内容也没有人反对，只是一个代表团要求有更多的时间请示首都，这不构成反对。因此，说不结盟运动的提案没有获得协商一致是不准确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从这里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就是听取要求得到时间的那个代表团作出回应。

我只想回顾，埃及代表团曾在那次会议结束时请求主席于上周举行磋商。我们认为，本来是有充足的磋商机会的。但不幸的是，上周没有进行磋商。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确实就议程项目一提交了经不结盟运动订正的主席提案，供非正式审查。遗憾的是，我们的确没有就主席的初步提案广泛征求意见，因为不结盟运动几乎立即作出了回应，提出了修正案。因此，正如主席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曾认为该提案因不结盟运动提出修正而未获得认可。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不结盟运动不同意有关议程项目一的提案。我可以向大家报告，美国不同意经不结盟运动订正的议程项目一的提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稍早曾阐明非正式磋商发生的情况。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离开磋商室。虽然这是非正式会议，但会议仍以不礼貌方式结束。我认为，其原因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也在开会。

现在，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可以切实利用这部分会期讨论我的提案或不结盟运动的提案，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似乎无法达成共识，并看一看我们可以就此采取何种措施。

佩特森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发言。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稳定与结盟进程成员国和潜在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冰岛、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均加入这项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感谢你迄今作出各项努力，致力于解决实质性议程问题。

不幸的是，尽管欧洲联盟自 2004 年初展开此类讨论以来采取了灵活态度，但分歧仍未得到及时克服，致使我们今天无法开始工作。欧洲联盟现在当然愿意同主席和其他同事一起设法推进该议程。但鉴于

目前情况，欧盟希望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因此建议主席同各代表团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确立委员会对今后方针的意见，并向委员会汇报其结论。

托尔卡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承认并欢迎主席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妥协办法，以便使裁军审议委员会得以有所进展，至少就一个议程项目达成一致。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就两个议程项目达成一致就更好了。因此，我们提议利用——主席刚才阐述的——提案，以此作为妥协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似乎正处于另一种状态之中。我们今天上午早些时候陷入了僵局。虽然我们似乎仍处于僵局之中，但我看到了一些潜在的途径，可以使我们摆脱僵局。我不能肯定真正摆脱僵局的前景如何。

一方面，看来我在这两个项目、至少是一个项目上提出的提案仍然有效，尽管还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不结盟运动就两个项目提出了提案，大约在两周前非正式协商中作了介绍。

我认为我们必须就如何处理这些提案作出决定。各位成员都会记得，在非正式协商中，我说过，以前的各项提案还都有效。我还说过，由于没有共识，我愿帮助让我们摆脱这种局面。但不仅如此；我说过，而且没有人反对，我将使用前一届主席的提案，因为我们不打算另起炉灶，作为我心目中的折中，无论它是何种折中。

我提出这些提案时考虑到了各组提出的看法，而且将这些提案中的若干提案以方括号括了起来。我曾经希望能够除去这些方括号。我们曾谈到共识正在出现；我们以为已经走到了那一步。但那些方括号还没有去掉。

主席举行非正式协商是可以的；我想这是委员会的惯例，大家都认同。但我想各组之间也应进行对话，以便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就在那个星期五，今天在座中的很多人认为举行进一步的非正式协商是不可能

的，至少一个会议室这样认为，而关于小武器问题的《行动纲领》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我们确实举行了协商，是在第 4 会议室外一对一非正式地举行的。

我还说过，各组会相互交谈，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同某一组专门讨论了各组之间会晤的可能性；在星期五，我想是星期五，我被告知，无法找到另一组的组长。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就我的两个提案的现状以及印度尼西亚代表刚刚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的提案的现状作出决定。

我先前说过，不幸的是，我并不认为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有那一提案的文本，所以，我来宣读一下提案的内容，第一，“争取核裁军及核武器所有方面的不扩散以便实现核裁军的目标的准则和战略”；以及，第二，“常规裁军领域建立信任的实际措施”。

根据我对各国代表团的想法和立场的估计，我建议，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我的提案继续保留。对这一提议是否有人反对？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抱歉我要再次发言。关于你的第二项提议，美国认为这一具体项目的表达方式必须调整或被取代，因为它会重复 2006 年举行的政府专家小组研究所有方面的核查的工作。

提议的案文对我们来说也不太清楚。建立信任措施通常是修饰一种核查制度的，与核查规定的措施是相对的。

我们建议委员会审议主席先生你的第二个项目的备用方案，因为其他各组在下面提出了提案。我很愿意尽早以书面形式提出。

主席先生，与其由你提出第二个项目的表达方式，我提出以下的建议：“回应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临时威胁”。

我们还要指出，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过去 5 年里无法就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说明应对该委员

会的工作方法加以审查。美国强烈认为，我们不能达成一种以某种方式排除对曾经审议委员会的运作进行一次内部审查的全面议程。因此，我们提议，供审议的第三个项目应为“改进裁军审议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成效的措施”。

我在这里要指出，大会 1998 年第 52/492 号决议指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议程“通常”——并非排除其他地——应包括两个项目。这种案文明确允许裁军审议委员会在情况允许时将议程扩大。为了努力让联合国工作的更明智、更好，我要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

我很抱歉没有能够会前就把这一点写下来，但我肯定会向各到代表团单独地和通过秘书处尽快提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我确实专门提到主席的提案，不是说我无视或有意想无视哪一代表团或哪组代表团的提案。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现实。俄罗斯联邦代表表示了该代表团的倾向，可以说是希望就我的提案、即主席提案作出努力。我想，除非他会说不，否则，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一提案，如果这是委员会目前的愿望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做，在本次组织会议上。我想有人问过我们在做什么；我想我们还是在讨论本次组织会议的临时议程的项目 4，也就是说，2005 年裁军审议委员会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

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并根据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建议，我想我们应再次审议主席的提案，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提案与不结盟运动、甚至美国的提案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当然，这是除了第三个项目之外，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晚些时候再谈第三个项目。

因此，我建议我们再次讨论我的关于核裁军的第一个提案。如果我们回头再去讨论，看来那说明在非正式协商期间，在不结盟运动的提案方面出现了共识。我们只能说，不结盟运动提案出现之前，在我的

提案上出现了共识，至少是在关于我提出的核武器项目的提案上。因此，我们有两项提案几乎就要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为了帮助我们的工作，我建议，除非有人反对，我们将借此机会再次讨论我的关于议程项目 1、核裁军的提案。不是所有代表团都参加了非正式协商。没有出席的代表团会高兴得知在我的提案上几乎达成了共识。从我的有利地位来看，看来仿佛是又认识到，为了修正我的提案——让我们现实一些——又作了努力。

因此，我请求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1，“争取核裁军及核武器所有方面的不扩散的建议，特别是争取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建议”，我们是否应该如同美国代表建议的那样，在句尾增加“及不扩散”？换句话说，美国代表建议我们应增加“核裁军和不扩散目标”，而不结盟运动反对。是否有人要对我们是否应在我的关于议程项目 1 的提案句尾增加“及不扩散”的字样作出评论？现在欢迎大家发言。

纳杰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发言，因此，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表示祝贺。

根据你前面的关于你的整个提案是否能够作为基础的问题，我们刚刚听到一个代表团指出，他们难于接受提案，特别是议程项目 2，即该提案提出了全新的项目，且提案坚持要增加第三个项目。因此，我们要表示我们的怀疑，进一步讨论你的提案是否有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不想再次使用“战略”一词，我在非正式协商中建议的格式和我在这里打算使用的格式相同。

为了回答伊朗代表的问题：我注意到美国代表就项目的数目所说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但要求我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可以这样说吧，即在目前阶段只讨论一个项目，即唯一的项目，即关于核裁军的项

目 1。我请求各代表团集中关注这一问题；我们过一会儿在讨论下一个项目。

我说过，我们希望听听各位成员、特别是那些没有出席非正式协商的成员怎样看待我们是否应在我的关于项目 1 的提案的句尾增加“及不扩散”的字样。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很抱歉我今天上午一再发言。为了平衡起见，如果在句尾增加“所有方面的不扩散”，是否会有帮助？先前曾经在句子里出现过。我想我们可以，在尚须核准的基础上，保留“建议”一词和在句尾增加“所有方面的”。我只是提出来作为一个建议；也许这样会有所帮助。

我还要提请各位成员注意，就美国来说和就美国理解而言，2004 年主席关于核裁军项目“核裁军和核武器不扩散战略，包括处理破坏核裁军和不扩散活动的非法行为的战略”的建议仍然有效。主席先生，我们理解，你的修正后的提案利用了 2004 年主席的提案；我想该提案很好地精炼和利用了去年格鲁吉亚主席的工作。但如果你的提案不能奏效，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回到 2004 年的建议上去，就美国而言，该建议仍然有效。事实上，该提案在很多方面对美国更有吸引力。因此，这也是我们都可以考虑的另一种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说的是，我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奏效，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的，而是因为其他的提案没有翅膀；或者说，如果它们有的话，有些翅膀也已被剪了。

莎玛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只想澄清一个问题：我想问题部分的原因是，“建议”一词也许并非是正确的用词。如果我们查一查大会的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10/2 号决议中提及的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结论，我们就会知道，委员会是作为审议机构建立的。因此，当委员会在上一次、即 1999 年举行的成功的会议上商定了关于没有核武器地区的准则时，使用的是“准则”和“原则”，而没有使用“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问的是，各代表团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不结盟运动已表示不接受——在我的提案的末尾使用“及不扩散”等词，我要集中讨论这一点。我注意到埃及代表说的话；我知道那些事实。我想我在那天的非正式协商中说过，如果我请各位代表参加研讨会和讲习班，而结果却像这次一样这样小，我相信我会从各国代表团那里得到他们以国家或个人的身份提供的很好的意见。我相信他们会提出若干很好的建议。

我认为，因为有争议，我们甚至不应在现阶段讨论准则和战略的这一想法。我们当前的情况是有一个字，我们是否有它？当时美国说的是“不扩散”；到了现在美国却说“所有方面的不扩散”。换言之，美国在加入自己的提案。

不结盟运动不赞成增加“不扩散”。我能否问不结盟运动它是否持这种观点？

拉赫米安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关于主席就美国的“所有方面的不扩散”的措辞所提提案，我谨重申，不结盟运动的立场系建筑在根据第52/492号决定作出的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其基本意思是，其中的一个议程项目应处理核裁军问题。因此，在不结盟运动提案的第一部分提到核武器在所有方面的不扩散的时候，已经反映了我们在该议程项目上的灵活性。在这方面，我重申不结盟运动无法接受在提案的最后一部分再提及“所有方面的不扩散”。

伊萨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完全赞成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我只想强调，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与我们的任务规定是一致的，那就是委员会应审议关于核裁军的一个项目。

我还要问主席我们目前的现状到底如何。我国代表团的理是，第一个备选办法已不再适用于我们，因为委员会面前的最后一个备选办法是不结盟运动的提案。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我们又回到第一个备选办法。最后一个我们是了解的，有不结盟运动关于准则和原则的提案，已经宣读。随后对它作出过回应，没有别的什么了。

因此，我无法了解为什么我们回到第一个备选办法，不结盟运动对它作了修正，几分钟前甚至美国代表也提出了修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曾经要求我的提案仍留在桌面上，至少一个代表团表示支持。鉴于显然在不结盟运动非正式协商期间未能就提案达成共识，而这一提案现已正式提交委员会，我不得不重新回到我的提案，并回到我们十分钟休息前的情况。

如果整个会议认为我的提案无法接受，或它不应作为协商的基础，我会听委员会的。但我觉得我们应取得进展。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我向委员会征求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阶段。我们取得了某些进展；换言之，我们倒退了些许，我们没有碰墙，我们应从那一点接下去做。正因为如此，我提出了该提案。如果有哪一代表团认为提案无法接受，我们应进行讨论。

根据我的提问，不结盟运动表示，它不赞成我提案最后的“不扩散”一词，不结盟运动也不赞成美国的“所有方面的”这一增加部分。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的“所有方面的”的提议只是一个建议。我无疑不会一味坚持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弃。我甚至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保持“建议”一词，美国愿意考虑放弃原来所建议的句子末尾的“不扩散”一词。在本场合和有待进一步考虑的基础上，这取决于议程中的其他内容如何确定，我们会准备这样做：也就是说，放弃“不扩散”一词和放弃句尾的“所有方面的”，同时保留句子开头部分的提法；同时保留“建议”一词。这就是我能够向华盛顿建议接受的。

不幸的是，主席先生，我早些时候说过，我的上司罗伯特·卢卡斯——他代表美国参加了7月8日的磋商——在华盛顿并没有对你的提案的原来的版本作过多的宣传，因为该提案很快在7月8日被修正。我们并不认为提案会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只是关注经不结盟运动修订的你们的提案。我先前还说过，我们确实没有在华盛顿多作宣传，该提法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

如果上述讲话有所帮助，就算我正式提出来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提出的打算——我能感觉得出来——放弃“所有方面的”的提法和非常可能的是放弃句尾的不扩散的提法。对于“建议”一词没有什么争议；为了达成共识，一般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听到他说，看来美国愿意删除“所有方面的”并非常可能生产我的提案末尾的不扩散的提法。我想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得到美国的肯定的回应；我想我在两周前我们的磋商期间就作过同样的呼吁，当时我谈到手机的现代技术和打电话给首都就重大问题征询指示，我想每个代表团都会将这一问题当作重大的问题。

我对我们看来取得某些进展表示高兴。曾经有一会儿我很担心我们是能否取得现在这种进展。但我对最后几分钟我看到的情况感到鼓舞，我希望，我们现在的讨论以及我们要完成的工作，都会继续保持这种态势。

伊萨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很抱歉，我的确不知所措了。我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的提案，并非是主席的提案。主席先生，你暗示放弃你提案末尾的“不扩散”。但摆在我面前的主席提案，末尾没有“不扩散”。

根据我的理解，我说这话非常坦率，我听到美国代表说，主席的提案没有在华盛顿特区散发，因此，华盛顿特区连考虑也没有考虑。我还记得，我们上次休会时，是不结盟运动提出了提案，美国代表团表示需要时间考虑这一提案。我们今天听到美国代表团对不结盟运动的提案作出了反应，现在，我们听到美国的提案，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新提案，而不是主席的提案。

我能否请美国代表以听写的速度读一读他的提案，让我能把它记录下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在这里强调，据我所知，我们不是在讨论美国的提案。这是主席的提案。

在非正式磋商中，主席的提案末尾没有“不扩散”一词。我只是在提出现状的最新情况，或回顾现状。“不扩散”一词从未在我的提案的末尾出现过。是美国当时提出那一建议的，不结盟运动表示反对，联合王国代表随后说，“让我们开会单独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于是又回来；那一问题未再讨论过。我们有不结盟运动将各种战略合在一起的提案，等等。

我呼吁各位代表，我们应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我请各位代表接受存在着主席的提案这一事实。它是主席的提案，在当时，看来美国建议增加所有方面的“不扩散”。我说过，美国代表已同意放弃“不扩散”，看来他向我们保证他准备放弃“不扩散”的提法。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情况。我们在讨论主席的提案，不是美国的提案，或者哪一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的提案。我希望这一点是清楚的。

伊萨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非常清楚。在我看来，我们讨论的是主席的提案，而末尾增加了一项建议，但现在有建议要把它删除，尽管从来没有增加这一建议。

无论如何，我们应忘记我们是如何称呼它的；忘记我们是如何称呼不结盟运动的提案或者主席的提案；忘记所有的称呼法。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请美国代表以听写速度读一读他要向华盛顿特区报告的，让我能够以听写的速度把它记下来。我们不会把它叫做提案。我能否只是请美国代表以听写的速度读一读他准备向华盛顿特区报告的语言，不是“提案”而是语言，好让我能够作个记录？

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是为了方便工作，主席将诚恳地呼吁埃及代表能否不请美国代表读他的提案，这是因为，我不想给人一种他们在提出提案的印象。我谨代表大会堂所有其他人请美国代表重复美国代表团先前说的。

我的了解是，美国已同意删除“所有方面的”的提法，同时，美国代表打算或非常可能删除“不扩散”的提法。请美国代表澄清这一立场。

伊萨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没有使用“提案”一词。我的请求只是能以听写的速度将语言读一读。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最好是你根据你现在的理解读一读你自己的提案，因为我已经建议删除我们在7月8日会议上作过的提议，即：在句子的末尾写上“不扩散”一词。后来我建议，为了简化起见，“所有方面的”。我准备完全放弃句尾的这一提法，这样，主席先生，根据你的理解，你的提案书面的内容是：“争取核裁军及核武器所有方面的不扩散的建议，特别争取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建议”。

这就是我理解的你的提案，在这一基础上，我想我们能够再取得某些进展，这取决于其他议程项目的提法结果如何。但显然，作为7月8日的不结盟运动的提案的“战略和准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我是再一次这样说，我想已是第三次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无论怎样说，美国代表宣读了我的提案，我自己来读一读：“争取核裁军及核武器所有方面的不扩散的建议，特别争取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建议”。这就是我的提案，我说过，这一提案是建筑在我从大会上一个决议中摘出来这一事实上。它是一种折中，因为在使用“准则”和“战略”等措辞或者两者都用方面没有共识。

我的感觉是，现有一种共识，即我们至少有了某种建树，我们已经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克服阻碍我们下一步的障碍。

我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折中和本着多边主义的精神，本委员会准备接受我的建议，将之作为裁军审议委员会实质性会议的议程项目之一。如果没有人反对……。

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布拉瓦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不反对，但主席先生，我请你澄清或强调，关于这

一项目的协议，应以就整个议程达成协议和如何形成该提法为条件，或者应不超出此范围。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听取其他发言或可能作出任何回应之前，我呼吁我们以渐进的方式处理这一议程项目。我知道我们可以一揽子地处理这一问题，但根据委员会的温度或者情绪，我建议我们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予以接受，这是因为，我先前说过，各代表团有机会、也有权利表示他们是否想要讨论问题的实质。

可以说，这只是向我们的发言开放绿灯的步骤。我们有了绿灯，让我们发言。让我们保留增加任何条件或先决条件的权力，因为这可能使整个问题复杂化。这是我的呼吁。

布拉瓦科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刚才所做的那样，我谨再次强调，这一特别公式尚未在华盛顿得到广泛审查。因此，当我告诉委员会哪些是可行的做法时，这必须是尚待核准的，因为，主席先生，我们过去提出的是经过不结盟运动修订的你在7月8日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同意，因此本公式必须得到审核。

将要提出的正确的问题是：议程的其他部分将会怎样？盲目赞同总有点令人担心。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任何地方每个首都的政策制定者们将想要知道它的定位和它如何同议程的其他部分进行安排。

因此，在尚待核准的基础上并且取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准备谈谈议程的剩余内容。这是今天我能作为委员会做的事。我准备继续讨论委员会结构的其余部分。

佩特森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鉴于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建议，我认为如果我们有5至10分钟时间，仅仅休息一下并在代表团之间交谈一下将是有益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不反对这样休息一下，但我必须指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全新的。这恰恰就是我在协商中提出的建议。唯一的区别是增加了代表团应当讨论的一点内容。这恰恰就是同一项建议，是在

发生僵局和两组代表团未能帮助我取消方括号之后提出的。这是我想的办法。根本不是新的。

联合王国是否仍然想要休息一下，对此进行讨论？

佩特森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是的，主席先生，由于这项建议没有在 7 月 8 日会议上提出，我想我们将要休息一下。另一件事是，我们将需要时间同欧洲联盟代表团其他成员讨论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尽管我尊重联合王国代表，我仍然必须强调该建议是在那次会上提出的。

马贾利小姐（约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不结盟运动其他成员一道向你表示祝贺。

我基本上是从原则上对联合王国的建议作出反应。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代表可能要求发言对其作出反应，因此我的问题是，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到的建议的提案是什么？主席先生，如果决定休会 10 分钟左右，是否将只是你的建议，还是将提出另外什么建议？如果我们决定短暂休息一下进行磋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这 10 分钟里将讨论什么建议。

纳贾菲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发言提出一个程序问题。

我在《日刊》中看到，我们今天上午的组织会议有 45 分钟。我想知道继续进行本次讨论的程序是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问题，我等一会儿将在协商之后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再回到联合王国代表的话，我谨假定，或许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尚未见到这些提案，因为我们设法把我的两个提案传真给各常驻代表团。正如我提到，关于常规武器的第二个项目没有进行讨论，但是我们确实讨论了 my 提案——关于核裁军的项目 1。欧洲联盟派代表出席了这些磋商。

也许，该代表可以象约旦等其他代表团建议的那样，澄清一下我们确切是为了什么暂停会议？换言之，这 10 分钟派什么用场？我们将讨论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佩特森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第一件事是——很抱歉假如我使其他代表感到困惑——你在 7 月 8 日提出的建议在那次会议上进行了大量修改，根据我的理解，修改后的文字没有在会议结束时分发，因此，并非所有代表团都看到修改后的文字。

主席先生，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你关于应当把议程看作个别项目而不是一揽子计划的想法也是相当新的，并且我认为我们至少希望有机会让欧洲联盟代表团聚集在一起，只是进行磋商。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是否同意休会 10 分钟？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如果各代表团也希望——因为我们没有讨论第二个项目——审议它，或是如果它们对这一项目有什么初步看法，它们完全可以这样做。也许我们可以休会 15 分钟。

伊萨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在我们休会之前，我谨回顾约旦代表关于在休会期间讨论哪些问题的提问。今天上午分发的草案中包含一项提议。但是，对第二项提议也作出了一些修正，在这方面有一些建议。我们是否也将讨论这些？我们将如何进行讨论？现在是 12 时 20 分；你如何预计从现在起将如何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确实注意到有人试图对我关于常规武器的第二项提案进行修正，但我在本阶段不想处理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一项提案上。因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果各代表团希望至少在休会期间对第二项提案发表一些初步意见，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

关于约旦代表提出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如果各成员还讨论他们如何指导我，在我们接受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第一项提案——即使尚待进一步审

核——之后，我们该如何开展工作，那将是有益的。因此，我请各成员在休会之后回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知道，《日刊》说，我们今天上午仅仅计划举行一次会议，今天下午没有会议。但我要提醒各成员，本委员会会议应该是从7月18日持续到8月5日。因此，这些资源是供我们使用的，各位代表必须利用这些资源。我希望，在15分钟的休会期间，各成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取得协议，在复会时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第一项提案——即使尚待进一步审核，他们要对第二项提案发表一些意见，并且告诉我，今天下午或明天将开展哪些活动。

纳贾菲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对主席最后一句话——我强调“最后”——发表一些看法，他提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实质性会议——而不是组织会议——期间可以利用的时间。我

对他最后一句话的理解是，他愿意利用实质性会议的时间，继续举行组织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有时间。在联合国会议日历上，我们的会议时间是从7月18日到8月5日。这是清楚的。如果委员会希望将组织会议延长，以促进其工作，取得更多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此外，关于是否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实质性会议，或者干脆不举行实质性会议，将由各成员决定。我所说的是，委员会拥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委员会可以以它认为最符合其利益并且能够保证委员会履行职责和完成任务的方式利用这些时间。仅此而已。

现在，我宣布休会15分钟。

下午1时10分休会